

集部

傳家集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五

乞建儲上殿劄子嘉祐八年閏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曽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踈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

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䇿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

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神地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玆事體大愼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阻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

之正東宫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繫願陛下决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荒政上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羣輩相聚操執兵仗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鬬相殺

傷者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為憂葢由所司推之太急故抵冒為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者朝廷略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凍餒瀕於溝壑柰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為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刼之誅廢告捕私鹽之賞旌討擒彊梁之功棄聚斂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最策之

得者也取進止

論勸農上殿劄子嘉祐六年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為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

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畮斯亦
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
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為今之術勸農莫如
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
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
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
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為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
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

沿邊轂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嘉祐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葢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

應過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

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

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

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既上而執政以毡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

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臣毡

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

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圓為第三等軾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為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軾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傳為賢軾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軾以直言被黜從此

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王寛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髙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毡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毡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乞免北使狀嘉祐六年閏八月六日上

右臣竊知已降勑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縁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記憶

或有觸犯兼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必生疾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在於愚臣實為至幸

第二狀 尋改差人

右臣先曽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以專對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耐寒兼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曽經接伴之人充國信使

所貴臨事不至闕誤

論燕飲狀嘉祐六年與王樂道同上

右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貴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

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柰何狥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為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天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

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遷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荅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

溢横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内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内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宫門狀有旨劄送皇城司

右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宫中送殯出城留宫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為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宫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勑人具録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内外並立隊爇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

承勑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内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絶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宫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勑加以御寶受勑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勑

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閲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閲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嘉祐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

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没之際猶上章奏搢紳之倫靡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孤遺頗衆歸葬閩越道塗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裏行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衢信建三州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

論環州事宜狀嘉祐六年十月初一日上

右臣竊知環州熟户蕃部屯聚攻刼殺傷兵民雖犬羊

之衆人面獸心緩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由將吏恩不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順服王化則侵苦不安桀鷔鴟張則冨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屬國小醜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敵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由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即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

良將能吏有方略者使之鎮遏分别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黨悖逆者討而誅之使永久懾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重自知不為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内結諸部黨與益衆氣燄益大乃為朝廷旰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

論蘇安靜狀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内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

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已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勅命以存典法

論張方平狀嘉祐六年十月十四日上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鄰路索兵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

而接省皆無事實方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乃怯懦輕發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敵國聞之得以闚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明智沈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論張方平第二狀

右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

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敵國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覩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戇深所未達議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為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

聞有寇至皆不敢為備也臣竊以為不然所謂為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堠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鷙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墻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内驚諸郡上動朝廷此而不責典刑安用

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為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為也

論張方平第三狀

右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跋寬祚年齒寖長猖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厭董氊凶悍狡獪過

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懟與契丹結婚陰相表裏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邊之交為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兵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為國家危之况方平其他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至此姦險貪猥士論共知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失一方臣竊以為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為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

更擇沈勇曉兵之人以代其任不然必待有烽燧之警然後易之則冠已深矣

傳家集卷二十二

傳家集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六

論公主宅内臣狀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兖國公主宅内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

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蠲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寛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令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乞懲勸均稅官吏狀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去訖竊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户辭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旣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餱之失德禮有幣帛饔餼行於邦國贄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恊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

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内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歳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詆以峻法鄉閭知鎮戎軍曹脩受鄭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陜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劉子貫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

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入已准盜論令曹脩因陳首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令曹脩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

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媮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脩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准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

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獘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獘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

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勑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

此則彼皆無辭於罰論者亦不以為寃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右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温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汚瀆聰明竊

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句臣寮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敢導

上為非禮也

言張田狀嘉祐七月二月初八日上

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

刑獄田之爲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𦔳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誠未見其可况田鄉者止自通判資序權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太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遽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爲以爲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

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内荏毁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侮其可侮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

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判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别賜

擇人

論李瑋知衛州狀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公主降封沂國

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兖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虞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

閲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聰皆由公主縱恣胷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

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論皇城司廵察親事官劄子有旨親事官決杖配下軍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廵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

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奮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廣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令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廵察之人少加懲戒臣

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别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論復置豐州劄子 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寇境鄉者王

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歷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嫌其單外逦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踈惡難守今既修

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内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論上元遊幸劄子嘉祐七年正月十二日上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

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為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為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兖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

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内内侍省令押上件内臣梁懐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兖王宫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宫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旣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

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舂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禄全其

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令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専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懐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懐吉等者皆教導

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别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勑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黄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

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

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為衆所服知政體曉兵畧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為之也取進止

傳家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家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安守樂

傳家集卷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七

辭知制誥狀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右臣近嘗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尚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

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昏憒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爲鄙野鄉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録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懇不著不蒙開允雖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此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采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既降强顔忍

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廼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斃其死所有除知制誥勑告臣未敢祗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寛恩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

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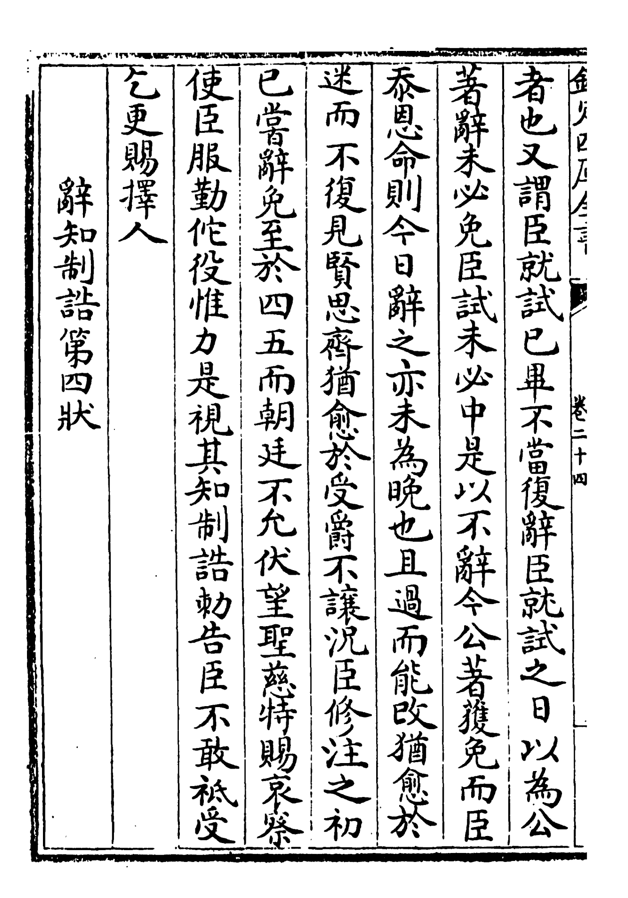
右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吕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耻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為世汚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禄臣安敢先之

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以室周為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從皇句須以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望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曽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為人指笑又貽聖朝愧耻謂之乏賢故為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

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浼天聽剖肝瀝膽莫非懇到自
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由上達屢觸報聞
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
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
宗法令著於方册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
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為之其
修注或改佗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
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



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為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為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使臣服勤佗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勅告臣不敢祗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右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臣竊者承乏諫官首曾上言以為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皐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况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牘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佗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此

迺欺罔天聽靜言庸違當伏共兜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為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别賜擇人所有勑告不敢祗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右臣先曽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别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使受告勑臣幼嘗涉學粗知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胠篋迺竊盜之微者

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為是以曏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吕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為虚發故也今若因循茍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况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搢紳何施靣目顧視僮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决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憒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為矯偽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偽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

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柰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覩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為佗官者劉隲知衛（一本作衙）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袞判吏部南曹劉燁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本有副字）使高

餘罷守本官陳詁充三司戸部副使葉清臣充兩浙轉運副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今悃欵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勅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右臣先曽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

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勅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臣竊重述知為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偃蹇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禄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不可强勉雖

小官不敢受郷者蒙聖恩除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葢以館職掌比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觧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為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為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煩為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為讓榮利惡臣者以為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為者也安得謂之讓

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慫下怪將抵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為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為之不能則止為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既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

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右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勑告者臣天性樸騃無佗伎能惟守信誠是為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睿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逾衆絶倫者以充其選如

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懇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為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偽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湔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

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恩命使得服役佗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右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

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辨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耻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慈仁包荒盖慝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偽如前所陳者并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耻事君以誠者

少加勸矣奉聖旨今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疇之志令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為誠則何惜曲田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為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為甚臣願以身就譴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為陛下清此頹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尋蒙恩改天章閣待制

右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以愚懇煩凟天聽前後非一聖朝確然終不聽許臣誠贑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為邪將從臣之請則隳紊綱紀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為非臣不可為則方今辭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為隳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臯

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為果誖理傷道朝廷令之不從諭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為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廹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

除侍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

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彊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嘉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為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

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畧為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汚名位而費廩禄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上謹習疏嘉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

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禄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佗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

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

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體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晋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懐諸侯而諸侯莫敢

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已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

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

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悦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

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鋭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

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

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决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巳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

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鄉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

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濘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傳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

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歸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

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懐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

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

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

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
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傳家集卷二十四

傳家集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嘉祐七年七月九日上

臣光竊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皆宣布國家詔令督察官吏善惡一方之民休戚所繫事任至重不可輕以授人伏見近歲以來多以所歷差遣循例得之不問其人賢與不肖有無績效至如真楚泗州之類雖

云繁劇然民事至少賔客實多大抵能飾厨傳即為稱職官滿之日往往擢為監司若其人實有材能政迹則雖在他州亦當擢用若無以異於庸人則不當獨以此數州為僥倖之津塗也臣欲乞應諸處知州軍有政迹尤異及功效著明者特賜勑書奬諭仍令中書記録姓名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有闕即采擇用之其餘諸處差遣舊例得監司者今後亦皆寢罷得替日依舊入常程差遣如此則官吏有所勸監司皆得人矣

取進止

論財利疏嘉祐七年七月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

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

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取適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

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

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子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子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寛

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寛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

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黄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

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

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宫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向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

皆偏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
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
殊則鄉之所為一皆廢壞况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
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
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
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
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
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

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為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

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
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
得諉之他人必務為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
資塗不必使為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
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
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
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
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

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涷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擿白刄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閭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偽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

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廪之實

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户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網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

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

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廼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絶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為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頋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

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柰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

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頽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服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

芳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囿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誅求無厭匄貸不耻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数不循舊規如爵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

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宫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竆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内藏已虚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内藏者以備饑饉兵

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内藏庫專以内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虚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内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懔懔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

功則貪倖儌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慎賞如是而國以富彊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儌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

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宫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内自京師士大夫外

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畆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産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廪禄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傜役出納會計凡有毫氂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

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禄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

賚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
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
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
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
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
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
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
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

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姦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禄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

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竊之
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職故也臣願
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
隷於三司及不隷三司如内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
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
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
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
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

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户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

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爕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傳家集卷二十五